

■对 话

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：

谢有顺：剥掉理论的硬壳，回到文学最柔软的内核

□本报记者 刘鹏波



采访手记

为了采访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,我特意买来《文学的深意》,做了深入的阅读。书中看似简单的句子往往包含极高的信息密度。作为读者,我需要细细思量,才能读出其中的“深意”。我始终感觉,文章背后站的那个人就是生活中遇到的谢老师,谦和有礼,有感情、有温度。这和他评论中强调的“写作的后面站着一个人”的观点一致。他始终倡导“有体温的批评”。在书中,他探讨文体的价值,为作家们写下专论,剖析近年的重要作品,品评批评家们的批评实践,带我们深入理解何为“文学的深意”。谢有顺说:“文学研究最核心的应该是对人性、审美的感悟和解读,此外都是旁支。”像这样断言式的表达,如今已很少有人敢下。但无论在这本书中还是在此次采访中,满满都是这般掷地有声的表达。

文学评论的根本,是人对人的理解

记 者:《文学的深意》全书共有四辑:文学的召唤、个体的凝视、小说的目光、批评的伦理。编排背后是否有一条内在的脉络?如果读者只读一章,您会推荐哪一部分?

谢有顺:这是一部批评文章的集子,分辑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归类。第一辑“文学的召唤”谈的是当代文学整体走向、文体精神;第二辑“个体的凝视”主要是作家论;第三辑“小说的目光”是具体的小说文本解读;第四辑“批评的伦理”则反思批评的立场、尊严与主体建构,探讨我们为什么做批评、该做什么样的批评。书里的文章长短不一,有兴趣的人读其中的个别篇章就好。

如果推荐读其中一辑,我会推荐“个体的凝视”,因为这一辑能体现我的批评立场——文学最终是关于人的学问。作家不是抽象的观念载体,而是一个个具体的、带着体温的生命。理解他们的写作,首先就是要理解他们的生命境遇。

记 者:收录在书中的文章跨越多年,记录了您持续观察当代文坛的轨迹。在该书编选和出版过程中,有没有做删改或重写,背后有没有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?

谢有顺:书中的多数文章是近年的新作,少数篇章写于更早以前。有些判断今天看来可能过于乐观,有些表述也带着当时的语境和语气,但除了个别字词的订正,我并没有做大的删

改或重写。批评文字也是一种“档案”。它记录了我在不同阶段对文学的理解、对作家的认知,也记录了我自己的困惑和局限。保留那些不成熟的甚至可能略显偏激的痕迹,恰恰是为了呈现一种真实思考的轨迹。

记 者:“有体温的批评”是您在《文学的深意》中着力践行的批评理想,您还提出“理想的批评是以生命的学问理解生命的存在”。结合书中的作家评论案例,能否具体阐释什么是“有体温的批评”?

谢有顺:批评不能让人读了心生寒意。“有体温的批评”首先要求批评者有理性、有判断,但这种理性不是冷冰冰的,而是带着对人和生命的理解与关切。我说“以生命的学问理解生命的存在”,意思是批评家不能只把作家作品当作分析对象,而要当作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言说。你要理解迟子建小说中的温暖,就要看到那种温暖是经历苦难之后仍然选择善意的力量;你要理解苏童笔下的南方,也不能只谈意象和氛围,还要理解那种阴柔、颓败背后藏着的生命记忆。批评要有



“穿透性的同情”,倾全灵魂以赴之,经验作者的经验,理解作品中的人生。并且,批评最终所指向的,也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褒贬,而是对作品所呈现的生命境遇的回应。

记 者:《文学的深意》始终贯穿着“文学与生命互证”的批评立场。您也提及“人格仍然是最重要的写作力量”。在AI时代,“人格”在文学评论中意味着什么?

谢有顺:人格不是语言风格,而是一个人的生命经验、价值判断、道德勇气、审美偏好、精神底色,以及他在关键时刻愿意为什么而承担、为什么而拒绝。这些难以被算法复制。AI有技术理性,但没有道德理性。在AI时代,文学评论中的人格至少意味着这几点:第一,文字背后有一个具体的人,有他的感悟、立场和脾性,而不是一个匿名的知识装置;第二,批评者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敢于负责,要进行语言确权,而不是生成一段看似正确却无需负责的文本;第三,批评者有自己的判断尺度,有勇气说出和潮流、和他人、和流量不一样的话。

文学批评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个体经验的写作。人格也意味着独一无二的视角,意味着带着个人创伤、经历、价值观去判断作品的勇气。文学评论的根本,是人对人的理解。只有当评论家把自己的生命经验投入进去,用自己的人格去为评论担保时,这种评论才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重量。这是AI无法抵达的荒原。

诚与善里才有真文学

记 者:翻阅《文学的深意》可以发现,您习惯从人物、写作者的个体生命体验进入文本,较少堆砌宏大理论。这种批评视角是如何形成的?与您的个人成长、学术历程有何关系?

谢有顺:我生在福建长汀的乡村,童年听的是民间故事,

看的是乡亲们在土地上的生死歌哭,特别具体,也特别沉重。他们不懂理论,但每句话、每个眼神里都是人生。这让我感受到人的命运不是抽象的概念,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在承受。后来读大学,接触文学理论,心里就始终有一个警觉:理论要呼应、照见生命,不然就只是空转。我早期研究先锋小说,发现那些哪怕最先锋的技术背后,仍然是人的精神的困境和挣扎。技术可以新,但文学最终要回答的还是“人为什么活着”“人如何面对苦难和虚无”等问题。我更愿意先理解一个人,再理解他的文学;先进入作家的生命来路,再分析他的叙事选择。理论应该像盐一样溶解在水里,而不是像石子一样硌牙。这种视角的形成,其实是想努力剥掉理论的硬壳,回到文学最柔软的内核。

记 者:您长期坚持走进文学现场研究当代文学,并在多处谈及,脱离鲜活创作现场,高校文学教育容易走向暮气。在当下,现场感是否正在成为一种稀缺能力?您如何平衡学术生产与批评的即时介入?

谢有顺:现场感确实越来越稀缺。很多文学研究对文学现场的感知是滞后的,甚至是不关心的。这很可惜。文学教育如果脱离了鲜活的写作现场,就容易变成单一的知识传授,失去对正在发生的文学变革的敏感。但现场感不等于“赶场”。不是参加几场研讨会、写几篇时评就是有现场感。真正的现场感,是你始终对当下的创作保持好奇和敏感,直接面对新的文本、新的作家、新的读者,并在第一时间作出判断。

学术是深水区,批评是前沿勘探。学术生产需要积累和沉淀,但批评的即时介入也是一种学术生产,只不过它要求更敏锐的感受力和更快速的反应能力。如果一种学术不能解释当下的文学经验,那种学术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。

记 者:很多读者认为文学理论评论枯燥晦涩,但您始终坚持让学术有温度、有生气,《文学的深意》便是例证。在您看来,文学评论应该如何平衡好学术严谨性与大众可读性?

谢有顺:学术的严谨性和可读性并不矛盾。很多文章之所以晦涩,不是因为思想太深,而是因为写作者自己没想清楚,或者故意用过多的术语筑起一道墙,掩饰思想的贫乏。真正想清楚的问题,是可以以朴素、准确、有节奏的语言讲出来的。我写作时,常常设想读者不一定是同行,而是一个有阅读能力、对文学有好奇心的普通人,让批评关联起人的日常经验、情感和困惑。学术严谨性体现在材料可靠、论证严密、判断有据,而不是体现在语言的艰深上。

好的批评文章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核心判断,然后用具体的文本细节、生命经验去展开它。语言要清晰,逻辑要有力,判断要诚实、诚与善里面,才有真学问,才有真文学。

记 者:您提出“诚实是批评最大的公正”。您认为当下的批评家如何保持这种“诚实”?

谢有顺:诚实首先是对自己诚实。你得承认自己的审美偏

好,承认自己有不喜欢的作品、不熟悉的问题,承认自己的判断可能是有限的。其次是对文本诚实。让材料说话,让细节说话,不要为了一个预设的结论去扭曲文本。再次是对读者诚实。不隐瞒你的判断,不模棱两可,不把一篇平庸的作品说得天花乱坠,也不简单否定一部复杂的作品。要区分赞美与吹捧。批评与攻击。善意的批评可以很尖锐,但它的出发点是文学,不是私怨。诚实的批评未必让人舒服,但诚实是批评存在的根本理由。

做有赤诚、有风骨的批评

记 者:您是福建长汀人,是“闽派批评”的重要代表,又在中山大学任教,并担任广东省作协主席。这些身份如何塑造您的批评视野?闽文化与岭南文化在您身上产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?

谢有顺:我是福建的客家人。客家人重视宗族、敬天法祖,曾长期处于迁徙状态,身处边缘。这让我对“人的来路”较为敏感,对土地、命运、生死也有较深的感受。“闽派批评”传统很强大。谢冕、孙绍振、南帆、陈晓明等师长的批评文章,各有风格,但都重视感觉、重视语言、重视文体。这些对我都有影响。尤其是我的老师孙绍振教授的敏锐、犀利、敢说话,让我从一开始就认识到,做批评要赤诚,要有风骨,要守住文学的根本。而岭南文化则是另一种气质——开放、务实、包容,有强烈的现实感和烟火气。在广东多年,我逐渐学会把批评放在更开阔的社会文化语境里看,重视文学与时代、与人的具体生活之间的联系。这两种文化的影响,让我既保留了对生命根性的追问,又试图获得面向现实和生活的开阔感。

闽地山区的沉潜和执拗,岭南沿海的开放和务实,都在塑造我。但文化不应是封闭的,批评的视野也不该被地域限定,能扎进去,也能走出来,才是好的状态。

记 者:您在书中写道:“批评的尊严并不会从天而降,它必须通过一种专业难度及其有效性的建立而获得。因此,批评主体的自我重建,是批评能否走出歧途的重点所在。”在您看来,批评主体该如何进行自我重建?

谢有顺:批评主体的自我重建,首先要恢复感受力。批评家得是一个好读者,对语言、细节、形象有贴身、精准的感觉。无感觉或感觉迟钝,批评就死了。其次是要确立批评伦理。要诚实、独立、专业,有勇气说真话,有能力理解艺术。再者是建立文体意识。批评也是一种写作,有它的风格、节奏和温度。重建批评主体,说到底就是让批评重新成为生命的学问,成为美和艺术的守护者。

记 者:当下,各类视频媒介深刻改变大众阅读习惯。您认为,这种冲击对文学阅读的影响是结构性的还是暂时性的?文学如何在这个时代重新找回自己的读者?

谢有顺:我认为既是暂时性的,也有结构性的一面。说暂时性,是因为媒介一直在变,从口传到书写,从纸质到屏幕,文学阅读不会消失,只是载体和方式在变。说结构性,是因为视频媒介改变了人们的注意力和认知习惯,碎片化、即时性、浅阅读成为更普遍的状态,人们深度阅读的能力确实在下降。这种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持久。但我并不悲观。文学在加速的时代提供“慢”,提供停顿、沉思和深入理解人的可能。这是短视频难以替代的。文学要找回读者,不能靠迎合视频逻辑,不能把小说切成段子,而要坚持文学的深度、复杂性和精神的不可替代性。同时,文学也可以借助新的媒介进入公共生活,让好的文学作品被更多人看见。只要人还有困惑、痛苦、爱和追问,文学就不会没有读者。

记 者:您接下来最想深入探讨的文学命题是什么?有没有正在进行的研究计划可以透露?

谢有顺:没想太清楚,重要的是还在读,还在写,还能在写作和研究中找到乐趣。如果没有了写作的乐趣,也不能在写作的过程中让自己变得丰盈、充沛,那就失去了写作最核心的意义。卡夫卡说,“写作意味着无限地袒露自我,那是一种最大限度的自我敞开与交付”。我经常提醒自己,人生在世,你能写作,你能通过写作澄明自己的内心,这本身就是极大的人生恩惠,值得珍惜。至于研究计划,有时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,就不说了吧。

《海客行》生动诠释企业家奋斗精神

本报讯 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、湖南省作协、湖南文艺出版社、湖南文学杂志社共同主办的潘峰长篇小說《海客行》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。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吴义勤,中国作协副主席阎国明,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、主持日常工作副主席郭天保,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总经理张亚丽,湖南省作协副主席、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陈新文出席活动并致辞。10余位专家学者及该书作者潘峰与会。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副总经理、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》执行主编崔庆雷主持。

吴义勤表示,《海客行》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全球贸易浪潮的真实写照,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机与活力的重要见证。小说通过双线结构,将个体创业史与时代变革史有机交融,折射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整体发展历程,让历史以文学的方式成为可触摸、可感知的鲜活经验。同时,作品塑造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不同类型的企业家群像,生动诠释了中国企业家的奋斗精神。

与会者认为,《海客行》立足时代发展,深耕商贸行业实景,细腻描摹国际大宗商品交易、跨境贸易博弈、海外市场开拓中的机遇与挑战,刻画了几代中国外贸人在时代洪流中坚守初心、勇立潮头、破浪前行的奋斗姿态。

(周 莱)

八方文讯

江苏举办新大众文艺文学创作研修班

日前,由江苏省作协主办,江苏文学院、泰州报业传媒集团承办的新大众文艺文学创作研修班在泰州举行。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、书记处第一书记、副主席郑焱,泰州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刘宇轩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。开班仪式由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鲁敏主持。来自江苏各地的46名学员参加。

此次研修班特设“大众创享·文学结对”环节,邀请江苏省内外文学名家与新大众文学创作群体代表结为师徒,一对一进行指导。首批结对的师徒分别是乔叶与宿迁个体户单寅、蔡崇达与徐州农民姚刚、王十月与连云港自由撰稿人李冬、黄灯与南京某公司职员刘慧、庞余亮与泰州馄饨店店主常玫瑰。研修班期间,这些作家导师与评论家汪政分别为学员们授课。研修班还设置了改稿会,邀请作家、编辑现场进行稿件点评,为学员作品创作与发表提供专业指导。

(王泓辉)

交响乐《地球的红飘带》致敬长征精神

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为致敬这段不朽征程,由中央芭蕾舞团发起,联合上海爱乐乐团、浙江交响乐团、四川爱乐乐团共同委约创作的大型原创交响乐《地球的红飘带》将于9月12日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首演,力求将长征历史淬炼为流动的音乐语言,让当代听众通过交响旋律真切触摸信仰的温度,让长征精神代代传递。

该作品的创作植根于魏巍长篇小说《地球的红飘带》与沈尧

伊同名史诗连环画,特邀青年作曲家商沛雷、罗麦朔联袂执笔。全曲时长约80分钟,上半场《长路当歌》包含五个乐章,循着长征真实行军轨迹依次铺展,奏响恢宏昂扬的胜利赞歌;下半场《英雄的黎明》包含四个乐章,承接原著的精神底色,诠释红色理想照亮民族复兴之路的时代内涵。演出将由中央芭蕾舞团音乐总监张艺执棒,汇聚京、沪、浙、川四地优秀演奏家组建联合乐团,以饱满充沛的舞台演绎回望长征峥嵘岁月,深切缅怀革命先辈。

(王 竟)

《清明》新皖军文学笔会举行

近日,由安徽省文联指导、清明杂志社主办的《清明》新皖军文学笔会在安徽合肥举行。20余位青年作家与评论家参会。笔会由《清明》主编赵宏兴主持。

此次笔会在该杂志《新皖军》专栏创办6周年之际举办,旨在进一步凝聚文学院新力量,为青年文学人才成长搭建平台。笔会上,青年作家、评论家围绕青年写作特质、时代书写转向、AI时代文学创作等议题展开研讨。大家认为,青年写作具备可贵的生命力,但也需继续补足个人阅历与生活积淀。当代写作应扎根现实、直面普通人民生活境况,同时超越个人记忆,以更大的文化视角记录时代脉动。人工智能无法替代文学的温度与深度,创作者应深耕生活,坚持原创性表达,坚守内容核心。

海飞推出谍战小说新作《残雪》

8月27日至30日,2026南国书香节在广州举行。作家、编剧海飞携谍战小说新作《残雪》参与多场文学活动,与岭南读者面对面交流,探讨谍战题材中的城市书写、人物塑造与文学表达。

《残雪》今年4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。在海飞看来,

谍战写作的内核不在于精巧的情节反转,而在于塑造复杂立体的人性。谍战小说的真实力量蕴藏于日常细节之中,依靠日常生活与潜伏危机的张力赋予角色生命质感,“清醒看见命运的残酷,却依旧保持对生活的热忱,这份温热的生命感受将融入风雪笼罩的谍战叙事,赋予故事动人的精神温度”。谈及小说以1942年的南京为叙事舞台,海飞表示,南京厚重苍茫的历史气质,为小说构筑了独特的精神底色。

科幻文化IP《浑天星途》发布

由少儿科幻作家超侠打造的科幻文化IP《浑天星途》,近日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上发布。刘慈欣、赵恩哲、宝树、陆杨、萧星寒、刘芳芳、予莞等科幻作家、艺术家和从业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参加发布活动。

与会者谈到,《浑天星途》整合作者的《山海经世界》等作品已有的世界观设定,根植中国传统宇宙观,立足东方文化底蕴,面向人类未来文明展开叙事。今后,该科幻文化IP将通过影视、动漫、游戏等多媒介改编开发,充分发挥科幻IP润泽心灵、启迪智慧、寓教于乐的多元文化价值。

唐师曾同志逝世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新华社原驻中东地区记者唐师曾同志,因病医治无效,于2026年8月23日在北京逝世,享年65岁。唐师曾,中共党员。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著有纪实文学《我钻进了金字塔》《我从战场归来》《重返巴格达》《我第三个愿望》《我的诺曼底》等。